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七十五回 彭欽差私行改扮 假仙姑捨藥跳神

話說那鳳凰張七來至大人公館內，見了彭公說：「我今在濠墩地方聽人傳言說，青毛獅子吳太山、並獬豸武峰二人，邀請天下各處綠林英雄，要替金翅大鵬周應龍報仇雪恨，攔轎行刺，或明或暗，請千萬留神！草民告辭了。」彭公說：「義士你來送信，定無虛言。我此去辦理大同府，義士跟我前去，我決不虧負於你。」張茂隆說：「吾恩兄黃三太病體沉重，我意欲上紹興府前去探望，在路上還要順便找找我徒弟八臂哪吒萬君兆、賽時遷朱光祖他二人，我實不能跟大人前去。」彭公說：「既不能跟我前去，我也不能留你。」叫彭興取百兩銀子路費，送義士收納。彭興取來，交給鳳凰張七。張茂隆接過來說：「謝大人厚施，我要告辭去了。」彭公叫高、劉、徐三人送出公館。彭公問道：「歐陽義士，此事應該如何呢？」歐陽德說：「大人不要為難，大人可帶高源、劉芳、徐勝三人，騎馬便行，吾坐著大人的轎，叫張耀宗的車也跟在轎後，按站行程。如有動作，吾先拿住那混帳王八羔子。大人也不可離遠，只要拿住幾個，就鎮住他們了。」彭公說：「也好！」張耀宗到南店算還店錢起身，歐陽德坐上大轎，彭公身穿便服，帶高源、劉芳、徐勝三人出了保安城。

此時天氣甚熱，柳樹蔭濃，青山迎面，道路崎嶇。彭公在馬上說：「我自出居庸關以來，看見另有一番氣色，景況可觀，無奈蜀道之難。」徐勝說：「天氣甚熱，出了口就好了。」彭公在馬上仰看紅日當空，熱不可言，望前一看，都是一片荒土，並無樹林，口中又渴，回頭說：「高源，你看前面可有歇涼之處，可以買杯茶吃。」高源說：「往前再走幾里路，就有歇涼之處。」彭公催馬轉過山彎，見前面有許多男女老少，手中都拿著香，彷彿是上廟燒香趕會的樣子。前面不遠，有一座村莊，樹木森森，人煙稠密。彭公進了南村口，聽那行路之人說：「天有正午，娘娘該升座啦，你們快走吧！」彭公往前走了不遠，見街西有一座茶館，字號是「別墅山莊」，掛了茶牌子，是雨前、毛尖、武夷、六安等名目。彭公下馬，高源等三人也下了馬，把馬拴在一處，進了茶館，要了一壺茶。

只見外面進來一個人，身掛香袋，年有三旬以外，是鄉村農人打扮，與那彭公等四人坐在一處，說：「四位喝茶麼？」

徐勝說道：「你是往哪裡燒香去？」那人說：「我們這村叫雞鳴驛，這正西村頭有座廟，叫仙聖娘娘廟。這廟內原先有一個道士叫賈玄真，因得病身死，近來又有一位活佛娘娘，在此顯聖捨藥，無論是哪裡人都來燒香，她一見就知道姓名。你四位貴姓？」徐勝說：「我姓徐，他姓高，那位姓劉。」那人給了茶錢去了。徐勝對大人說：「這件事又是妖言惑眾，哪有什麼活神仙之理呢？」跑堂的過來斟水，徐勝說：「你們這裡有一位活娘娘嗎？」跑堂的說：「我們這裡有一位九聖仙姑娘娘，乃是賈玄真老道的表妹，說是九聖娘娘降世，濟困扶危，捨藥治病，每逢三六九日在此捨藥救人，初一十五，遠近村莊的全來燒香。今日是五月十三日，你們去看熱鬧吧！」那跑堂的說完了。徐勝說：「這是新聞，依我之言，咱們找店住下，訪訪

這段事情。」彭公看那北面路東，有一座客店，字號是「三元客店」。彭公說：「你與高源二人去訪查明白，稟我知道。我與劉芳住在客店，等候你二人。」徐勝說：「莫若你老人家也去逛逛如何？」彭公說：「我去也不便，還有四匹馬沒人看守，你等去吧。」

徐勝便站起身來，同高源一直往西去了。走了有半里之遙，見買賣人不少，醫卜星相，甚是喧嘩，路北便是那一座天仙娘娘廟。徐勝進了大門，見正北是大殿，東西各有配殿三間，正北大殿上的大龕，掛著黃雲緞幔帳，頭前供桌上擺著五供一堂。正北設著蓮花座，並無神像。兩旁等候燒香的人齊說：「娘娘駕到了！」只見外面四對黃旗引路，一頂四人小轎，轎內坐著一位娘娘，後跟僕婦二人。抬至殿前，那兩個僕婦便攙扶娘娘下轎。徐勝看那位娘娘，年有十七八歲，頭戴珠冠，身披藍綢衫，週身繡團花，西湖色百褶宮裙，足下金蓮二寸有餘，南紅緞宮鞋，面如桃花，柳眉杏眼，朱唇白齒，真是梨花面，杏蕊腮，瑤池仙子凡間降，月裡嫦娥不染塵，美貌標緻，世間無雙，令人可愛。徐勝、高源二人見那娘娘這樣打扮，透些風流俊俏，美貌無比，就知不是好人。見她升了大殿，兩個僕婦和兩名兒童站在旁邊。燒香之人齊跪在殿前，說：「願娘娘萬壽無疆！」叩頭燒香求藥的不少。忽見有一少年人進來，年有十七八歲，面如滿月，眉清目秀，俊品人物，身穿兩截羅漢衫，內襯白綿綢褲褂，西湖色春羅套褲，白襪雲鞋，手舉高香，跪在娘娘駕前說：「娘娘在上，弟子景耀文因母親病重，求神護佑，賞賜仙丹給我母親治病，弟子必燒香還願。」那娘娘微睜杏眼一看，說：「原來是景耀文你來討藥，娘娘念你一片虔誠，賜你金丹一粒。」從囊中取出一粒藥來，交給僕婦。僕婦下來說：「公子，你跟我來用藥。」往那少年人鼻孔一揷，那少年

人立刻跟僕婦往西院內去了。高源一看這些怪異，忽又見外面進來一人，年在三旬以外，身穿紫花布褂褲，白襪青鞋，面皮微紫，紫中透黑，粗眉圓眼，跪在那娘娘駕前說：「娘娘救我，我姓王行二，綽號人稱小刀子王二，今年我三十一歲，並未成過家，渾身酸懶，求娘娘可憐我吧！」那些個燒香的男女老少一聽，無不驚異！只聽那娘娘說：「王二，你的來意我也知道，來人給他一粒藥，吃吃就好。」那僕婦下去，給了王二一粒藥吃，王二一發愣，那僕婦扯他站起來往西院內去了。

徐勝暗說：「她明是一個活人，如何是神仙呢？我去問問她就是。」想罷，上前說：「娘娘，我是遠方之人，聽人說娘娘顯聖，我有些不信，我要看看是怎樣靈驗，只求娘娘說我是哪裡的人氏，姓什麼，叫什麼？」那娘娘一看徐勝，不由杏眼含情，香腮帶笑，說：「你的來意我也知道，你不信於我，我也不惱你。你姓徐，是過路的，不必生事，你去吧！」這幾句話說得徐勝一言不發，心中暗為佩服。

書中交代：她既是肉體凡人，如何知道徐勝的名姓呢？這是徐勝在茶館之中，與那燒香的人說閒話時漏了名姓。那人就是他們一伙的，專在廟的臨近處，看到如有形跡可疑之人，他就裝成燒香的人過去訪問名姓。他們共有十數個人，都替娘娘辦這事，暗探明白，回去告訴她。

天有正午之時，燒香人等不斷。至日色平西，娘娘要起駕了，僕婦扶著下座，立刻出廟。就在西面路北，另有一所院落。

高源、徐勝二人跟到門首，見娘娘轎子進了大門，他二人才回三元客店，在上房見了大人，細說方才之事。彭公說：「這是妖婦煽惑愚民，本處地方官就應該辦她。」徐勝說：「大人，吃了晚飯，我再去打聽她夜內作何事故？」此事關乎地面，彭公欲訪真情，便說：「也好！」

四位用完了晚飯，高、劉二人保護大人，徐勝帶短鏈銅錘立刻出了店。天不到初更之時，他飛身上房至廟西那所院落。

徐勝見內有燈光，跳下房來，在窗戶外用舌尖濕破窗紙，看那東裡間是兩間明窗，上掛四盞紗燈，各點了蠟燭。北邊靠東牆有四個皮箱，西邊是條案桌椅，桌上有燭台一枝，東邊椅子上坐著的就是白日那位娘娘。靠南窗戶是大牀，牀上擺著小炕桌一張，上擺六碟菜兒，一壺酒，兩雙杯箸，西邊有三十多歲的兩個老媽。只聽那娘娘說：「我今日很煩，把我的衣服拿來我換換。」那僕婦立刻把東邊箱子裡的衣服取過來，放在她面前的牀上。她脫了藍綢衫裙子，換了衣服，又叫僕婦說：「給我拿茶來。」僕婦送上茶來，那娘娘喝了幾口說：「你們下去，把那姓景的給我帶來，我要親身請他喝酒。」那老媽答應出去。

徐勝飛身上房，施展珍珠倒捲簾的架勢，隱身藏於房簷之下，只見那侍喚的老媽進了西廂房，把白日燒香求藥的那位少年領進上房。他迷迷糊糊，也認不出人來，愣坐在牀上。那娘娘先掏出一個藥瓶兒，倒出藥來，往那少年人的鼻孔一抹。那景耀文一睜眼，說：「這是哪裡？」老媽說：「你不必嚷！我們娘娘與你有一段天緣，你不可錯過！」那娘娘也說：「景耀文，我是王母之女，今臨凡世，與你有一段金玉良緣，該當成為夫妻。今日我見你來，也是天緣輻湊，你喝兩杯酒吧，我也陪你兩杯。」那景耀文說：「我是因母病才來求藥，你們用什麼詭計，誑我來此？快送我回去吧！你們胡說，哪有神仙還要男人的道理？」那娘娘說：「你好不明白，人生在世，夫妻是人倫之大道，你說神仙不要男人，那玉皇為什麼有王母娘娘，還要生幾個仙女呢？你要從我，

咱們兩個喝酒吃飯，安歇睡覺，明天我送你回家，給你母親治病。你要不依我，我先殺了你，你不能救你母親，也不能回家去了。你好糊塗，你看我哪一樣

長得比你不好，你自己說。我與你結為夫妻，也不虧你。」徐勝一聽，說：「這廝也太不要臉，定不是好人，我進去拿她。」不知怎樣拿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